



刊头摄影:杨国美
题字:赵守阳

和谐之声

旧时光里的盐城,咸得温柔

张 丽

来盐城之前,朋友半开玩笑对我说:那是个骨子里都透着咸味的城市。我当时笑了,现在想来,他说得真对。这咸味,不是海风的咸,而是历史沉淀下来的百感交集的味道。

第一站,我没去什么名胜古迹,而是直接扎进了竹林大饭店。走进那地方,感觉自己像是被时光机甩回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墙上斑驳的电影海报,角落里积了点灰的二八大杠自行车,还有挂着国营大食堂牌匾的窗口,瞬间就把人拉回了那个凭票吃饭的岁月。我几乎是冲着那个窗口去的,点了一份梅干菜烧肉,一份韭菜炒百叶。盛饭的阿姨手脚麻利,铁盘子往窗口一推,叮当一声,全是儿时的回响。那梅干菜烧肉,肥瘦相间,炖得酥烂入味,油光锃亮,一口下去,

满满的幸福感。真香啊。小时候,只有逢年过节,外婆才会做这么一盘硬菜。我一边吃,一边看着周围同样在埋头吃饭的人,有穿着工装的年轻人,也有头发花白的老人,大家似乎都沉浸在这种怀旧的氛围里,吃得格外香甜。这顿饭,吃的不仅是味道,更是一段回不去的旧时光。

填饱了五脏庙,总得给精神世界也来点食粮吧?于是,我去了博物馆。盐城的博物馆,你得连着看。先去中国海盐博物馆,那里藏着这座城市的根。煮海为盐,一担担的盐,一串串的铜钱。我站在那些复原的场景前,仿佛能闻到空气中弥漫的咸涩水汽,看到盐工们黝黑脊背上滚落的汗珠。那盐铁,为何要被切割成那般不规则的模样?原来是为了防止私铸。这铁盘的棱角,竟也刻着盐城人骨子里的规矩与韧性。从海盐博物馆出来,再踏进盐城市博物馆,感觉就不一样了。如果说前者是盐

城“刚”的一面,那后者就多了几分“柔”。这里有耐得住的文气,有《水浒传》的侠义。看着那些精致的木俑,想着写出“替天行道”的施耐庵也是这片土地上的人,突然就明白了盐城人性格里那股子又硬气又仗义的劲儿是从哪来的。

从历史的厚重里钻出来,我需要一个地方喘口气。言+买书汇新弄里店,就成了我下午的避风港。它不像那些网红书店般喧闹,安安静静。我找了个靠窗的角落,阳光正好,点一杯咖啡,随手抽了本书,就那么陷在沙发里。书页间的静谧,像给浮躁的心撒了把盐,咸得恰到好处。一个多小时,没人打扰,只有翻书的沙沙声和远处隐约的市井声。在这里,时间仿佛被按下了慢放键,那一刻,它成了我在盐城最喜欢的地方,没有之一。

傍晚时分,路过欧风花街,那些荷兰风格的建筑在夕阳下确实漂亮,像一幅幅

油画。后来逛了水街,灯火璀璨,小吃品种丰富,是人间烟火的样子。但这些,似乎都比不上我最后一站的惊喜。珠溪古镇,我是听了当地人的建议,晚上才去的。几条巷子,转弯就走进了。也正因此,商业气息被冲淡了许多。没有震耳欲聋的音乐,没有扯着嗓子叫卖的商贩。石板路被昏黄的灯光照得温润,两旁的老房子里透出暖光,能听到电视机的声音和邻里间的闲聊。我沿着河溪慢慢走,风里带着点水汽和桂花的甜香,那一刻,我觉得自己不像个游客,倒像是回到了外婆家的小巷,宁静、安心,甚至有点想家。

离开盐城的时候,我脑子里盘旋的,是食堂那碗梅干菜烧肉的香,是博物馆里盐与侠义的故事,是书店里那段被阳光拉长的午后时光,更是珠溪古镇那片温柔的夜色。这座城市,初尝是咸的,细品,却有千般滋味。

生活素描

癞葡萄熟了

张汉林

癞葡萄的花金灿灿的,如小铜喇叭,但吹奏出来的不是雄壮的音乐,而是浓郁的花香。花谢后,癞葡萄的果实从青藤绿叶的架子上细嫩地垂挂下来。

老家屋前的菜地里长过几棵癞葡萄,外表与苦瓜相似。《本草纲目》里说癞葡萄就是苦瓜,外表长满像癞蛤蟆一样的疙疙瘩瘩,所以叫癞葡萄。苦瓜细长,癞葡萄两头尖,纺锤形,开的花跟丝瓜的花一样,散发癞葡萄特有的清香。癞葡萄成熟时,由青转黄,飞起橘黄的云霞。外壳很好看,却不能吃,很苦。好看的大都是不能吃的。如果不及时采摘,会像熟透的西瓜那样自动裂开,露出里头晒红了脸的瓤。掰开厚厚的外壳,里头满是汁液饱满的籽粒,像一颗颗温热的红宝石,又像新娘穿着浓艳的红衣。吃癞葡萄就吃这个红衣,很甜,据说吃了能补血。咽下后留籽粒,籽粒状如瓜子,但比瓜子厚,周围有很细的齿。

《本草纲目》中描写了癞葡萄,“七八月开小黄花,五瓣如碗形,结瓜长者四五寸,短者二三寸,青皮,皮上堆满如荔枝壳状,熟则黄自裂,内有红瓤裹子,瓤味甘可食,其子形扁如瓜子”。《本草纲目》将现代的苦瓜列为“君子菜”以示区分。

明清有关苦瓜的诗词不少,似乎很少有直接写癞葡萄的。见到国画牡丹、桃子、葡萄、大白菜等花卉蔬果一类,癞葡萄的画似乎很少。癞葡萄名称不雅,也缺乏诗意,无论称癞葡萄,还是叫癞瓜,都带“癞”字,容易使人想起癞蛤蟆,虽然癞蛤蟆是吃害虫的。苏南到底是苏南,他们优雅地称癞葡萄为金铃子、锦荔枝,寓意富贵、美好。如果癞葡萄入画,我想也是很漂亮的。

那时家里种了几棵癞葡萄,摘下拿到镇上去卖,五分钱一只。镇上小孩稀奇,缠住大人掏钱买。我不是舍不得吃,而是不喜欢那种味道。癞葡萄的瓤红则红矣,甜则甜矣,却带一种古怪的药香,我吃不惯。秋天,癞葡萄由青转黄,转眼一片橘黄。在县城上班的哥哥回来,发现癞葡萄橘黄地垂着,好奇地摘了一个掰开吃了。他既没有说好吃,也没有说不好吃。吃完他从口袋里掏了五分钱给我。那时五分钱可是很多的钱,有了五分钱可以看电影,可以买两只烧饼。

乡村很少有人栽种癞葡萄了。其实,我觉得癞葡萄种了不一定要吃,现在水果品种很多,进口的也有,没有多少人喜欢吃癞葡萄,可以拿来观赏。既可以让它挂在藤架上,也可摘下摆在果盘里,观赏也很好看,赏心悦目。一只只如悬挂的灯笼橘黄地隐现在青藤绿叶间的癞葡萄呼出夏天的气息,伴随着晚饭的浓香一阵一阵飘散到天井里,飘进打开的窗户。



金秋风光美 新华社发(孙家录 摄)

平凡人生

军旅生涯

梁承臻

回首八载军旅生涯,思绪总会飘回那三个特殊的八一——在扬州瘦西湖、安徽城西湖、苏州阳澄湖度过的时光,往事从未如烟消散,反而在心中愈发醇厚甘甜。

1969年12月,我应征入伍。入伍后的第一个八一,便是在扬州瘦西湖附近度过的。节日前夕,老兵们就难掩兴奋地预告:“要过节了,能放松休息,还有会餐和电影看!”指导员为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更添节日氛围。记得那天清晨,薄雾未散,给养员钱永祥便赶往集市,精心采购。副连长史双亲亲自下厨,司务长、炊事班长各司其职,炊事班全员忙碌。中午,全连战士欢聚一堂,饭堂里洋溢着喜悦。我们一边大口快餐,一边欣赏宣传队带来的精彩文艺节目。夜幕降临,又一同观看了电影《南征北战》《上甘岭》。回到营房,我心潮澎湃,久久难眠,连夜提笔给父母写下家书。这入伍后的第一个建军节,真如过年般隆重而欢欣,是我开心的一个八一。

时光流转至1971年。这年八一,部队正奉命在安徽霍邱县城西湖执行繁重的生产任务。战士们挥汗如雨,昼夜奋战,挖泥整地。节日前夕,通信员突然通知我去队部。指导员周永寿笑容满面地对我说:“连队决定,派你作为代表参加霍邱县军民联欢会。这是连队的光荣,也是你个人的光荣!”我立即立正敬礼,郑重保证完成任务。连队驻地距县城十多公里,当时交通不便,全凭一双脚。次日午后,我换上崭新的军装,顶着炎炎烈日,赶往联欢会会场。会上,大别山区的支前模范邱奶奶动情讲述了当年亲历战场、抬运伤员、输送军粮的峥嵘岁月。晚宴时,我有幸与邱奶奶同桌。老人家拿出许多亲手纳制的鞋垫送给我们,说:“我老了,做不动鞋了,这些鞋垫是一点心意。”在场官兵无不深受感动。这个军民共度的节日,是我温暖的一个八一。

1971年9月,部队因战备需要,从城西湖转驻苏州阳澄湖畔的虞山脚下。翌年盛夏,部队在常熟熟湖大队开展了武装泅渡训练。阳澄湖地区素有拥军爱民的光荣传统。大队干部早早协助我们安排驻地。乡亲们听说部队

来训练,纷纷主动腾出自家打扫干净的房屋,连村里的会议室、放暑假的教室也都让出来给战士们居住,这份情谊深深打动了我们。当时正值农忙“双抢”——抢收早稻,抢插晚稻。营党委认为,支援地方“双抢”是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遂决定八一不放假,动员全体战士投入支农劳动。那一天,我们挥汗如雨,据统计,帮助大队收割双季稻120余亩,栽插晚稻50余亩,翻整土地30余亩。夜晚回到驻地,我连夜赶写了题为《八一假日不休息,军民并肩搞“双抢”》的新闻稿。稿件很快被省市媒体采用。这个在田间地头与乡亲们并肩奋战的节日,汗水与泥土交织,军民情谊深植心田,是我难忘的一个八一。

1976年,我告别军营,退伍回乡,先后在村、乡工作。无论岗位如何变迁,“退伍不褪色、换装志不减”的信念始终铭刻于心。如今,我虽年近耄耋,但那身着戎装的岁月仍时常清晰地浮现眼前,军营的点滴,早已融入血脉,成为我生命中最珍贵的底色。

其实,我的生活也曾喧闹不息,鸡飞狗跳。有过和家人的争吵,有过经济的窘困,有过爱情逝去的悲伤……我迷惘过,痛苦过,愤恨过,灰心过。当日子以一种我不愿意看到的方式,拉着我向水深的地方不断沉下去的时候,我忽然惊觉,这不是我要的生活,这也不是我要看到的自己。我怎能屈服于命运的打压?我怎能纠缠于让自己不快的人和事?我怎能失去甜美的笑容?

于是,我跟世界和解,安静下来,断是非,断痴缠,慢慢地调整,默默地努力,生活终于平静如水,而我终于蜕变成一个内心温柔淡定的人。很多人,很多事,我希望有好的结局,但我也能接受最坏的结果。

每个在世行走的人,都会经历生命中的至暗时刻。只要不放弃,只要肯努力,也终会迎来柳暗花明的高光时刻。谁的生命不是有花开花落,亦有云舒云卷?谁的人生不是有风霜雨雪,亦有晴天丽日?人生不是岁月的风烟中走来的自己,心中颇多感悟。

关于爱情,我所能做的是,以热爱,以真诚,以勇气可嘉,以无怨无悔,做一个深情的人。不问结果,不负我心。能让我放下的从来不是厌倦,而是白云苍狗,人心易变。

关于生活,借用杨绛先生的话,我所能做的是,以文字,以音乐,以花香浅草,以温暖纯良,做一个温暖的人。不卑不亢,清静善良。能治愈我的从来不是时间,而是心底的释怀和格局。

心灵深处

静日生香

姜 燕

周末的上午,衣服在洗衣机里洗,汤在灶上小火慢炖,我坐在桌前看书,猫在旁边打盹……世界温柔而安静。

友人突然打电话来,劈头就问:“大周末的,怎么没出去玩?”我笑笑说:“难得休息,这样挺好的。”不是随便敷衍朋友,而是真的觉得这样挺好的,我很喜欢这样静谧独处的时光,可以听着音乐收拾、打扫、洗晒、做饭,可以安静地读书、写作、学习、发呆、思考。没有复杂的人事要应付,没有非讲不可的话,没有着急要处理的事,安静待着,回归最简单最本真的生活。所谓好日子,于我而言便是此刻的烟火日常,书香氤氲。

其实,我的生活也曾喧闹不息,鸡飞狗跳。有过和家人的争吵,有过经济的窘困,有过爱情逝去的悲伤……我迷惘过,痛苦过,愤恨过,灰心过。当日子以一种我不愿意看到的方式,拉着我向水深的地方不断沉下去的时候,我忽然惊觉,这不是我要的生活,这也不是我要看到的自己。我怎能屈服于命运的打压?我怎能纠缠于让自己不快的人和事?我怎能失去甜美的笑容?

于是,我跟世界和解,安静下来,断是非,断痴缠,慢慢地调整,默默地努力,生活终于平静如水,而我终于蜕变成一个内心温柔淡定的人。很多人,很多事,我希望有好的结局,但我也能接受最坏的结果。

每个在世行走的人,都会经历生命中的至暗时刻。只要不放弃,只要肯努力,也终会迎来柳暗花明的高光时刻。谁的生命不是有花开花落,亦有云舒云卷?谁的人生不是有风霜雨雪,亦有晴天丽日?人生不是岁月的风烟中走来的自己,心中颇多感悟。

关于爱情,我所能做的是,以热爱,以真诚,以勇气可嘉,以无怨无悔,做一个深情的人。不问结果,不负我心。能让我放下的从来不是厌倦,而是白云苍狗,人心易变。

关于生活,借用杨绛先生的话,我所能做的是,以文字,以音乐,以花香浅草,以温暖纯良,做一个温暖的人。不卑不亢,清静善良。能治愈我的从来不是时间,而是心底的释怀和格局。

往事如烟

老屋前后的光阴故事

沈 书

岁月像檐角的雨,落着落着就不见了,可老家的门前屋后,却像墙根的青苔,雨一淋就鲜活起来,在记忆里生了根。

老屋坐北朝南,土墙糊着麦秆,草顶铺得厚厚实实,风过的时候,草叶沙沙地哼着调子。东山头蜿蜒着一条南北小路,坑洼里总积着些泥水,雨天一踩就陷进泥里,抬脚时能扯出长长的泥丝。从屋东沿小路往北走三十来步,是条小河,河堤上的码头磨得溜光,几代人在这儿淘米、洗菜、担水,木盆碰撞石头的脆响,混着河水哗哗声,满了一年又一年。小路往南牵到八支渠,那是一家人出门的必经路,晴天扬尘,雨天溅泥,却记着无数双脚印。

记得小路东侧,曾站着七八棵树,杨柳和楝树你挨着我,我挤着你,高的探到云上,矮的刚过屋檐。两棵树中间拴着粗麻绳,晴天把衣裳挂上一搭,蓝的褂子,白的床单就在风里荡秋千,影子落在地上,跟着晃晃晃。

小路西侧,离我家南头二十来步,立着个碾。杆是用粗实的杨柳树做的,前头像个扎实的胳膊,往后渐渐细下去,尾巴带着个树丫,离尾巴三分之一处穿了根圆木当支点。碾头坠着尺把长的竖棍,棍头包着铁齿,像颗锋利的牙,这是碾嘴;底下的石臼圆滚滚的,等着吞粮食。

春碾得三个人搭伙:前头一个往碾嘴里添粮食,眼瞅着碾得差不多了,就敲着碾着;后头两个各踩一个树丫,一松,碾嘴就“咚”地砸进石臼,一踩,碾身又弹起来,动作像像钟摆齿齿似的合得上。

那时家里人少,常跟邻居凑着干。大人们踩着碾,石臼里的粮食“咯吱咯吱”响,像在哼小调。我搬个小板凳蹲在旁边,看父亲和邻居踩着树丫,脊梁上的汗珠子滚下来,砸在地上洒出小湿斑。

这碾用到1968年就歇了——苏南来的粮食加工厂开起来,机器“轰隆隆”一转,比几十个碾还顶用。后来那杨柳树做的

杆,不知被谁拆了当柴烧,只剩个石臼蹲在原地,里头积着雨水,映着天上的白云飘来飘去,像只装着天空的碗。

看着大人们春碾长大的我,后来到煤矿工作。1979年秋天,我从煤矿回了趟家。那时家家户户养猪攒钱,我们也想试试,可连砌猪舍的砖都凑不齐。

同矿的穆如新说了,托他在羊寨轮窑厂的哥哥,弄来一堆半截子砖头。他父亲找人装上船,顺着单渚干渠、排水渠、川里河,二十多里水路,全靠人撑着篙,把船撑到我家南边的川里河畔。妻子请了村里几个邻居,用独轮车一趟趟往家运,砖头子磨破了手,谁也没说一句累,更没提过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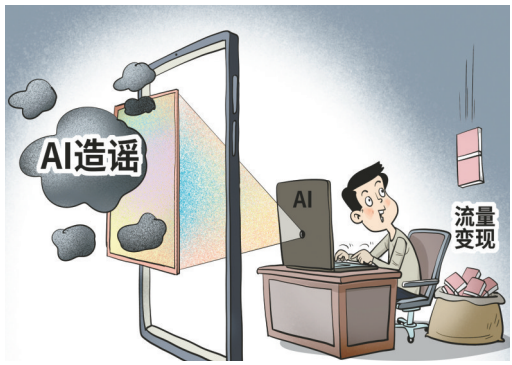
二十六岁的我憋着劲,想自己把猪舍砌起来。我天不亮就起来和泥,太阳落山了还在垒砖。三天下来,腰酸腿酸的,可看着快建好的猪舍,心里甜滋滋的。那天晚饭刚端上桌,就听门外“轰隆”一声巨响。我扔了筷子冲出去,心一下子

沉到了底——刚砌好的墙塌了,碎砖堆在地上,像摊散了架的骨头。那夜我翻来覆去没合眼,枕头都被汗水和泪水浸湿了。

无惧挫折,不畏艰难。第二天一早,我到北沙小街买了沙子水泥,从头再来。和泥、砌砖、勾缝,一个人闷头干。手上磨出了血泡,就往伤口上撒点草木灰。三四天后,猪舍总算稳稳当当地立在了院子里。后来这猪舍只养过两头猪,妻子就带着孩子来煤矿了,我们总算结束了七年的分居。如今猪舍还在老院子里,墙皮裂了缝,像老人脸上的皱纹。

老屋前后的光阴,就像屋檐下的蜘蛛网,看着稀松,却把柴米油盐、邻里往来、酸甜苦辣都缠在了一起。如今茅草屋不见了,村子里的年轻人进城了,小路硬化了,屋后那条河里的水少了,码头闲了,碾没了,可那些人、那些事,还在记忆里活着,一想起,就像回到了那个踩着泥路,听着碾响的午后,暖乎乎的。

漫画



警惕AI造假 新华社发(朱慧卿 作)

- 生活素描
- 心香一瓣
- 悠悠岁月
- 往事如烟
- 心灵深处
- 漫画